

# 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



ISBN 978-7-5326-4176-5



9 787532 641765 >

定价：36.00元

[www.cishu.com.cn](http://www.cishu.com.cn)

易文网：[www.ewen.cc](http://www.ewen.cc)

014055516

Jean-Paul Sartre Simone de Beauvoir

K835.655.6  
88

亲历中国丛书



秦 悅 主编



北航

C1744280

上海辞书出版社

K835.655.6  
88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 / 康桥主编.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7  
(亲历中国丛书)  
ISBN 978 - 7 - 5326 - 4176 - 5  
I . ①萨… II . ①康… III. ①萨特, J. P. (1905—  
1980) —传记 ②波伏娃, S. D. (1908—1986) —传记 IV.  
①K835. 65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3510号

### 亲历中国丛书

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

康桥 主编

组稿编辑/朱志凌 责任编辑/杨丽萍 装帧设计/姜 明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www.cishu.com.cn](http://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7 字数134 00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4176-5/K · 966

定价：36.00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226000

OT402221E

亲历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编

康 桥 秦 悅

编委

邹欣晨 黄 晨 齐 欢

张清越 山多娇 郑吉庆

蘧 爽 李沁园 辛慧明

李天驹 陈梦茜

## “亲历中国丛书”总序

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作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自古就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包容心态，接纳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无论是千年前的零星游客，还是百年来的传教士、学者或者大师，他们先后见证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落寞和当代的崛起。他们经历了从好奇、探究、兴奋、赞叹，到幻灭、深思的心路历程，最后形成了专业的海外中国学。不知不觉中，这些亲临中国的朋友本身也融入了中国历史的长河。

从五四时代起，有一批文化名人不远万里，亲临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和新观念，让我们不但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与世界沟通的愿望，并开始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些来华的文化名人中有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萧伯纳，印度的泰戈尔，法国的萨特……他们是大师，是世界名人，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指点前程；在我们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

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的每一次来访，都曾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的重大文化现象。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中国的文化名流，也曾激励过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

是的，他们与中国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观点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

我们收录这些大师的讲演、著述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试图以此重构这些历史画面。我们愿以此来纪念这些文化名人，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亲历中国丛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亲历中国丛书编委会

2014年6月

# 序 萨特和波伏娃与中国的交集

法国著名作家、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名字。

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生于巴黎,早年丧父,寄居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法语教师,因此,萨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扎实的文字功底。1924年,萨特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并经短期服役后,在外省担任哲学教师。1933年,到德国柏林的法兰西学院学习,接受了存在主义理论,并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次入伍。1941年再度任教。1945年,他创办《现代》杂志,成为职业作家。1964年,由于他的作品“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的精神”,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拒绝领奖,理由仅仅是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萨特始终关注人类和平事业,对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表示谴责,并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70年代,他曾积极支持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并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上街叫

卖这份报纸。他因而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1980年，萨特在巴黎去世。几万名巴黎市民上街为他送葬。由于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法国总统德斯坦以个人身份亲自前往向他的遗体告别。萨特的去世，使全世界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深感悲痛。

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这个名字总是紧跟在萨特之后。她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喜爱文学的律师。西蒙·波伏娃从小受基督教文学熏陶，6岁进教会学校，但后来成为无神论者。1929年与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相识相知，后来他们成为终生伴侣。同年，她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学衔会考并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可谓与萨特比翼齐飞。1931年起，在巴黎和外省讲授哲学课程。1954年，她的作品《大人先生们》获龚古尔文学奖。曾与萨特一起创办《现代》杂志，关注人类进步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萨特和波伏娃对中国十分友好。1955年9月至11月，他们曾来中国访问45天，并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

1955年11月2日，萨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充分肯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而法国人民对这个“伟大国家”，“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回国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1955年12月1日和5日这两期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并表示将专门著书，讨论中国问题，可惜后来未能如愿。同时，他接受《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记者加罗尔的采访，于1955年12月3日发表了访谈录《对新中国的看法》。

西蒙·波伏娃回国后，于1957年专门出版了对新中国的观感《长征》一书，后来又在自传性作品《环境和力量》（1963年）中提到访华一事。《长征》一书，后经人译成英语，厚达513页。该书除介绍其访华观感之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另有专门一章介绍中国各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这部记述中国之行的书不仅仅是观感，它充分反映了波伏娃的中国观，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西方的反华观点，纠正了某些西方人

对中国的看法。该书出版之后，曾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尽管访华只有短短的45天，但波伏娃对中国的了解却是十分全面、十分详细。对此，我们不得不表示惊奇和佩服！

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对中国一直十分友好，直到1975年，萨特还在其《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中谈到中国。当记者问他：“在你的同时代人中，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予以完全的器重？”他的回答是：

毛。我给与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在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1955年，见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萨特和波伏娃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却是颇费周折。

早在1948年，著名学者罗大冈就曾撰文介绍过萨特的存在

主义作品。后来，罗大冈于1955年接待过萨特和波伏娃。不过，萨特和波伏娃访华时，他们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并不广为人知晓。那时，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无人知晓存在主义为何物。为此，萨特和波伏娃不免有些失望。萨特的存在主义广泛引起中国人学术界的注意，却是在萨特去世之后。

先是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萨特去世的消息。之后，张英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一文；柳鸣九在1980年第7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198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萨特其人其哲学其文学。后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剧作选》等先后有了中译本。1986年12月，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一书的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注意。这样，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不少人甚至接受了存在主义的世界观。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了一场关于存在主义的讨论和论争。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在西方广泛传播有当时的社会心理一样，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迎合了刚刚从十年浩劫

走过来的中国人的心。然而，尽管萨特的哲学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的地方，他本人也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存在主义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此，这场论争便以此为焦点而展开。

本书收录了萨特和波伏娃谈中国的文章，除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对新中国的看法》和波伏娃的《中国印象》之外，主要节译了《长征》一书中的几个章节，分为“前言”、“文化”、“文学”、“十月一日国庆节”和“结论”这几节。与此同时，本书也收录了中国学术界对萨特和波伏娃的几篇评论文章。

我们愿以本书来纪念萨特和波伏娃的中国之行，纪念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同时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道路，并愿以此献给现在的中国读者。

编 者

2014年6月

# 目录

“亲历中国丛书”总序 .....	1
序 萨特和波伏娃与中国的交集 .....	1
萨特和波伏娃谈中国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让-保罗·萨特) .....	2
萨特对新中国的看法(加罗尔) .....	11
长征(西蒙·波伏娃著 秦 悅译) .....	20
一 前言 .....	20
二 文化 .....	55
三 文学 .....	100
四 十月一日国庆节 .....	158
五 结论 .....	181
中国印象(西蒙·波伏娃) .....	216
中国人眼中的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张英伦) .....	224
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节选)(柳鸣九) .....	227
西蒙·波伏娃(金德全) .....	231
萨特和波伏娃在华活动日程表 .....	239

# 萨特和波伏娃

## 谈中国

#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

让-保罗·萨特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一些法国朋友们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个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上和某些市区里已经变了样子：有一些房子已经完工，另外一些又在动工。像我这样一个人来到这样一个国家住了45天，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么样的丰富，它当前的情况又是那么样富有活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只有不讲话。可是，我的中国朋友们却要我谈谈对于中国的感想。我认为他们想知道的是，哪一些事情引起了一个最不了解情况的旅客的注意。既然是这样的话，不了解情况倒变成了一种优点，而初步的印象也许会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的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

正如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你们任务的巨大。在几年以前，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好些地区，你们农民的生活还和一千年以前没有多大区别。你们现在决定用50年的时间，来追

上一千年的历史，把你们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关于这一事业的伟大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到你们这里，参观了东北的大工厂，在归途走过你们的农村，在同一天里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这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使人得到的一种最肤浅和最仓促的观感。一开始，人们就看得到你们事业的多种多样性：中国必定要能够自己制造飞机、载重汽车、拖拉机，但也必定要扫除文盲，同时作家也必定要改造自己，然后改造他们的作品，以便适应新的公众的需要。但是，只要对你们的各种问题做了稍为深入一些的考虑，特别是，只要听到你们专家的谈话，人们就会发现，你们的一切任务都是互相联系着的，都是彼此契合着的，好像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任何后果都会反映到原因上来，使原因再起变化。不错，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使农民得到拖拉机来完成农

业集体化。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集体化运动不从今天起就在农村中大规模发展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在完全另外一个领域内，你们想用音符来代替汉字，以便简化汉文的学习，并且在借用或制定新的技术名词时获得便利。这样一来，文字的改革就更可以为生产服务了。然而，反过来说，发音的统一是文字改革的先决条件，而发音的统一又大部分要依靠交通：如公路、铁路、车辆等，总而言之，工业生产又反过来变成文字改革的必要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如果你们不耐心地帮助一个外国人来了解的话，那么，他看到了你们一切事业的错综关系，也许会弄得迷失路途，白白地转起圈子来。过了几天，一个外国人所感到惊讶的，将是你们的远见。他很快就会察觉到，你们的政府不但不把这种错综的关系看作是额外的困难，而且还把它当作是达到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你们的综合精神和辩证精神总是全面地来处理问题。你们决不肯孤立地对待问题，你们总是把你们整个社会最不相同的现象结合起来看的。在听你们谈话的时候，人们终于会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特定部门的进步，怎样会促进其他一切部门的进步。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请你们相信吧，我们这些欧洲人也